



2018年11月28日晚，文字学家、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德宽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名为《了不起的汉字》的主题演讲，带领观众回顾了汉字在构形、书写效率以及是否要拼音化上所经历的三次“生死”危机，并回答了汉字繁简之争等热点问题。

汉字和我们关系密切

汉字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在当今世界上它是唯一从古使用到今的古典文字。汉字

是我们中国人的日常交流工具，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字之一。同时我们还把汉字作为审美对象，这在全世界文字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汉字审美产生的就是书法艺术。汉字和历史、现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像“清华园”，像清华校训“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所使用的汉字，是非常庄重典雅的；卖菜摊上摆的手写的民间用字，还有比较时尚的甲骨文表情包，则让我们感到很亲切。但是有些写得缺胳膊少腿的字也挺麻烦，卖草莓写一个标牌——“草莓”，

估计人们看了就不会买了。

汉字和我们关系很密切，汉字也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汉字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更是让人琢磨不透。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课现在不是先教拼音字母了，而是先教汉字，先学“天地人你我他”。“天地人”为什么这么写？怎么来的？

“人”甲骨文这么写，一看就知道，就是一个人侧面站在这儿。“地”甲骨文还没有找到，好像还没有见到这个字。那“天”为什么这样写？当年东汉的文字学家许慎写了一本《说文解字》，说“天”是“至高无上，从一大”。天当然至高无上。“大”又是什么呢？他说“大”是“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大”就是一个人站着手伸开。甲骨文的“天”是“大”把头部画出来。许慎还有解释，天除了至高无上的天以外，他说天是颠，颠是顶也。

从“天”可以看到古今差距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了解汉字的历史、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汉字。

什么是“汉字”？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变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大概出现在公元前14世纪到公

元前 12 世纪，电视剧《封神榜》中的殷纣王所处的时代就是甲骨文时代的末期，即便从那时候算起也有 3300 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遇到了什么危机？它是如何突破的？怎么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

首先要说到“汉字”这个名称。我经常被人问，“汉字是汉代的文字吗？”“汉字是汉民族用的文字吗？”这些说法不完全准确。准确地说，“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文字或书写系统。其实在先秦不叫“汉字”，叫“文”“字”“书”“名”“书契”。“文”和“字”连在一起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当时推行“书同文字”，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因为中国人知道了有外国文字，所以改叫“中国文字”。到了现代，大家觉得中国文字除了记录汉民族语言的文字外，其实还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字，因此把记录汉语的文字称为“中国文字”不太准确，就改称为“汉字”，所以“汉字”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概念。

汉字在夏代已经形成

汉字怎么度过多次的危机发展的呢？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它经历了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



第一个是构形困境、造字困境。第二个是书写困境。第三个困境是存亡危机。

第一，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构形危机。要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汉字是怎么构形的？这就涉及到汉字怎么来的，即汉字如何起源的，什么时候有的汉字？成体系的汉字在什么时代出现？

其实先秦时代古人早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但是一直没有说明白，留下了很多猜想和传说。最有名的说法是“仓颉造字”：黄帝史官仓颉受到动物鸟兽的足迹启发创造了文字，这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研究汉字起源真正有进展的是从百余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后，考古学家在地下挖掘出很多早期与文字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

为我们以科学的方法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线索。例如，现在看到最早的符号位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上，像人的眼睛，它是不是汉字的前身？如果是那可不得了，距今有 7500 年。过去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比我们甲骨文早，如果这个是文字那就很厉害了，我们的文字很可能就比古埃及文字早了。但是还难以证实，但是它确实为汉字起源探讨提供了线索。

距今五千多年的时候，西安半坡有个仰韶文化遗址（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仰韶文化是西北地区普遍的彩陶文化，彩陶上有很多刻画符号，一共有 59 个不同符号，70 年代有学者写文章对此进行讨论，像郭沫若就从仰韶刻画符号讨论汉字的起源，说汉字至少有五千



多年的历史了。

其实除了这些地方，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发现了早期刻画符号，例如浙江良渚发现了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公元前3300～前2200年），出土的玉器上有图形性的刻画符号，很复杂，有人说这与文字也有关。另外发现良渚文化中的陶器上出现了十个左右不同符号的组合，不同的符号连在一起很有可能是早期的文字，但是良渚刻画符号是汉字的前身吗？如果是，那汉字的起源就提前到了五千多年前了。

除此之外，在山东半岛大汶口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3100～前2600年），出土的陶器上也有组合的图形性符号，那也是距今五千多年左右。

其实这些早期的符号都不能肯定它与文字有直接的关系。

与汉字直接联系的，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里发现了观测天文的遗迹，可以观察太阳的运行和季节的变化。这里发现的陶罐上出现了“文字”的“文”，这个字肯定是汉字的前身，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号。2017年《考古》公布了一篇文章，有个农具上有个“辰”字，也是在这个遗址发现的。这是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遗址，这样一算汉字历史就是四千多年，这个时代相当于史书记载中的夏代。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三皇五帝夏商周，只有从夏代开始才有完整的世系记载，自

大禹一代一代传下来，这恐怕不是偶然，现在这个文字实物给我们一个信号，说汉字在夏代已经形成是完全可能的。

化解第一次危机：突破以形表意，走上“形声化”道路

从夏代再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又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按照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许慎的话讲“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象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

线条。

如果看到动物，就干脆画一个动物，例如“象”，一看鼻子这么长的动物就是大象的“象”。例如凤凰的“凤”，是一只鸟，头上有花冠，还有长长的尾巴。例如“车”字，一看就是一架马车。

除了象形以外，有些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就无法用象形来表示。但是古人很聪明，“上”“下”是相对应的概念，画一横做参照，在长横上面画一个短横就是“上”，长横下面画短横就是“下”，长横可以写得弯曲一点。这就是指事字。

“本、末、朱”也是指事字，“本”是根本，是树的树根，所以“木”下面加一横就是“本”，现在讲根本、本原，就是树根的意思。“末”是末尾，树梢，树的上部，就在“木”上面画一横。“朱”，表示红色，树的心是红的，于是“木”中间画一横。

有些字意思比较复杂，不那么好标记。例如涉水、过河，怎么涉？涉水用脚，两个脚踏两步，我们现在写的“步”就是两个脚，只是变形了，两只脚都跨在水上就是过河了，中间是水流，一边一只脚，现在写成三点水加一个“步”。

这真是很奇妙，“见形知

义”。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用语言文字记载，还有很多符号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我脑子在思考，这个“思考”怎么画？画不出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哼、哈”等，古人也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就画不出来。完善的文字要准确地记录语言，才能把事情记录清楚。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做，无形可象，造不出来字了，这个文字系统就不完善，如果找不到办法，这个符号系统就要走向灭绝。

古人很聪明，想到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思想的“想”造不出来，用同音符号替代；大概、可能，甲骨文用“其”表示，“其”没法造出来，就借同音的簸箕的“箕”来表示，于是形成了一个方法叫假借。那么多符号本来有自己的用法，又用做别的用途，借来借去一团混乱，就分不清楚了。现在对甲骨文进行抽样统计，70%的字是假借。为什么现在破译甲骨文很难？就是因为很多假借字解决不了，当然还有一些字我们认不出来。

除了假借，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造字方法，就是

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形声造字法，例如“凤”是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经常借作刮风的“风”，怎么办？改造它，在凤鸟上面加了一个“凡”声，就成了凤凰的“凤”。形声字一旦出现，汉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来的困境。例如“鸡”字，拿一个“鸟”字加上“奚”声就造出来“鸡”字。

这类的形声造字法用起来非常便利，在西周时期就慢慢地发展起来。根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文字快速发展，春秋时代的新增字96%是用形声造字法，战国时代新造的字99%是形声造字法。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词新语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

例如“金”，甲骨文大概还没有“金”这个字。西周只有几个和金属相关的字，春秋战国就多起来了，后来与金属有关的汉字越来越多，可以不限地扩展，一直到今天可以造最新的与金属有关的化学元素。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形声造字法可以非常方便地造字，不仅

方便造字还方便我们记忆，一看左边是“金”一定和金属有关，右边读什么音就是什么音，所以中国有句话说“秀才认字认半边”。一旦一个文字系统可以方便地生成很多不同的字，现实中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变化都能造个字记录下来，这就突破了第一个困境。

化解第二次危机：隶变突破古文篆体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

这个困境突破了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马上遇到第二个困境。早期的文字，形象性很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去写。春秋战国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工匠写字哪有功夫像庙堂之人那样坐在那描摹，于是追求简省。这种简省就改变了早期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进入到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和现实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没有办法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

这种突破就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战国时代除了兵器以外，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笔划、线条变得挺直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例如青川木牍记载的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发布的一个关于田地的法律条文，其写法完全是隶书了。近年来发现的秦简，基本都是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所谓“解散篆法”。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一直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了，例如北大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到东汉像熹平石经、曹全碑，这是东汉的隶书，都很成熟了。

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汉字的结构古今就完全不同了。象形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是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

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解释这个小篆“为”字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他说“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不断在动，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这个“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乘”本来是人爬在树上，到小篆看不出来了，隶书更看不出来人和树木的关系了。

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当时的人们因为文物材料的局限，只看到大篆小篆，还不知道甲骨文。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隶书跟篆书比已经变直了，但是还不够，还要美化，到东汉的时候，进一步发生变化，直来直去的结果就变成平的、直的、带尖的、带勾的都出来了，汉字就产生了新隶体，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就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书也叫隶书，我们现在分开了，这就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

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走出来，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但是前人又做了创造，觉得

隶书不够快，于是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笔划和笔划连带在一起，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为什么要草？最早还是为了追

求书写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写成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走得太远了，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作为一种字体保留下来。但是发展下去发现这个挺能表现自己的个性。写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从古文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一次古今转变。



草书最能表现个性，当年说张旭狂草到以发濡墨，头发沾墨汁写狂草，体现个性，用今天话讲，这也是行为艺术，审美追求。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就是行书。所以行书是“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行书、草书也体现了

人们对书写便利的追求，但是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艺术，行书也是适用的手写体。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从古文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一次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到隶书以后汉字就从弯曲的线条变成点画的组合，笔划组合目的是

提高书写效率，牺牲的是汉字的形象性，通过字形再来找汉字的字义就比较艰难了，因此隶书以后，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所以有人说现代简化字不好，要恢复到繁体，繁体可以表意，说的并不准确。这是汉字突破的第二个困境，时间跨度很大，从战国开始酝酿、试验，经过了秦汉之际，然后到晋唐的楷书才完成。❏